

T2516/792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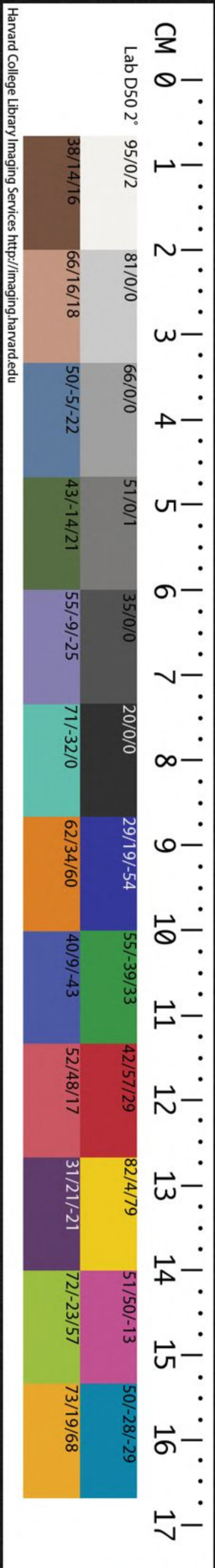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50

宋五止

卷之五十五



史緯卷一百十

宋書十一

列傳

蕭惠開

蕭惠開南蘭陵人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意趣
與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禮光祿大夫劉成戒之曰
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周朗以
偏奇相尙孝建元年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論事不合偃
怒使門下彈之惠開上表曰偃恃恩使貴欲令人不敢異已
且議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



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旦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忤旨
免官父征西將軍思話素恭謹見惠開表歎曰兒子不幸與
周朗周旋故應如此杖之二百重除中庶子丁父艱以孝稱
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曰禪岡寺曲阿舊鄉曰禪
鄉寺京口墓亭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曰禪封寺以封秩悉
供僧衆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
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著貪暴
之聲遷益寧二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惠開
有舊爲設女樂中有一人獨美惠開就求不得欲以四女伎
易之不許惠開怒收斬之而取其伎稱其爲劉義宣所厚交

群笑

結不逞輒以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討
略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才踈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
蜀人號曰臥虎州有沙門三千一閱其名無所遺失明帝卽
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集將佐曰景和乃世祖之嗣雖不任
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今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
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巴東人任叔兒邀之欣
壽敗沒更遣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氏楊僧
嗣所斷蜀人素怨惠開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諸郡並
反凡城內蜀兵惠開悉遣出東兵不過二千人子勛平蜀人
欲屠城惠開每戰皆捷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至十餘萬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人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罪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惠基至涪而蜀人皆欲殺惠開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解太宗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疑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渠帥趙燕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使至未獲奉受而進兵相距何以自明惠開口今水陸四斷表啓路絕寶首且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今我擊之使命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情使心腹二人帶啓須賊破便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大破寶首

擒送京師惠開將還叅軍到希微負責百萬爲責主所制惠開廐中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十餘萬在路悉散施一無所留至都入見明帝問其前後之故左右莫不悚然惠開從容荅曰臣唯知逆順不知天命除南東海太守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路出曲阿與惠開部伍相值惠開與興宗名位相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若問慎不得荅惠開馭下素嚴興宗見惠開舟楫甚盛遣人訪訊惠開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遷少府加給事中惠開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向種花草甚美令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

史紀 卷之十一
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如肝肺者甚多卒弟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下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而卒子眎素梁天監中爲中書侍郎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門妻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謚曰貞文先生

殷琰

殷琰孝祖族子也爲山陽王休祐長史休祐入朝琰行豫州事晉安王子勛反太宗以琰爲刺史叅軍杜叔寶勸琰從逆

琰無部曲受制於叔寶叔寶土豪鄉望內外軍事並專之太宗知琰事不獲已欲羈縻之以琰兄瑗爲司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休祐叅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二年太宗遣將軍劉劬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總統劬進軍小峴琰遣司馬劉順東據宛唐劬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始至壘漸未立順欲擊之而土豪皇甫道烈不從旣而劬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順等食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精兵五千防送之劬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賴彼糧竭我食有餘耳賊糧米一至我將何以自立今當間道襲其米車若

能破之賊不戰自走矣。勔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軍主黃回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頃之果至。叔寶以米車爲函箱陣於外，爲遊軍。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兵會。仲懷部曲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見敵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不過二三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楚精兵，衆力旣倍，遂破之。仲懷所領五百人皆盡，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進擊叔寶，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叔寶聞仲懷死，果奔走。安國燒其車，驅牛二千餘頭。

而還。劉順奔淮西，投常珍奇。勔方軌而進，叔寶嬰城自守。祐與琰書勸其歸順，上遣王道隆齋詔宥琰罪。勔與琰書曰：「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百姓，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孤背生成，自貽屠戮。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各實兩喪，沒有餘責。琰本無反意，屢奉表送誠，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六月，勔築長圍合城東南角，有高樓。趙法進曰：「外兵必攻樓，樓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琰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以塞壘，擲者如雲。城內以火箭燒之，草未及

然後土續至，壑欲滿，法進請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入，草火燃，草盡，壑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蟆車，載上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壑，琰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七月，子勔遣司州刺史龐孟蚪率兵至弋陽，勔遣呂安國拒之，孟蚪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破孟蚪於蓼潭，孟蚪走義陽，義陽已爲王曇善所據，乃逃於蠻中，冗從僕射柳倫出降，勔復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知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默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旣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

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迹奔，劉胡困於錢溪，袁顛欲戰，不得勢，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顛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萬無一理，方今國網踈畧，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已具矣，且倫等皆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况足下明識淹通者耶，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侄彫耗者，皇天

后土實聞此言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弟秀文至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自信汝但恐汝為人所誑耳叔寶閉絕敗問有傳者即殺之琰子邈繫建康獄太宗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自建康防送就道議者以為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十月薛道標與十餘騎突圍奔常珍奇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以珍奇為司州刺史虜亦遣偽帥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縣民並南奔南賊降者太宗送至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休祐家停壽

疾不得全

陽琰資給豐厚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之財物資貨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琰還京都以為少府元徽元年卒

薛安都

薛安都汾陰人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善騎射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分出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廡遠近交遊爭遺馬牛衣服雜物充物其庭魏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汨擊反胡白龍子滅之為雍秦二州都統元嘉二

蘇令鞭叅
或功加
授之類

十一年來奔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世祖討逆除右軍將軍率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衆一時奔散封南鄉縣男從弟道生以軍功爲大司馬叅軍犯臯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乘馬從數十人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載之俱歸魯爽反叛阻太峴世祖遣沈慶之及安都討之爽引退安都率輕騎追之爽與壯騎斷後軍副譚金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稱萬人敵安都單騎斬之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卽位安

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反時安都從子索兒爲左將軍安都遣使報之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自省逃出攜安都家累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劉彌之冀州刺史崔道固遣傅靈越領衆應安都太宗以申令孫代安都令孫據淮陽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形旣而奔降索兒殺之因引軍渡淮太宗遣蕭道成率諸軍北討次平原索兒距戰道成大破之索兒走爲令孫子孝叔所殺子勛平定安都遣從事史畢衆愛奉啓詣太宗歸欵曰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蒙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

快人

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從死報。今天命有歸，羣迷改屬，輒率所部東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既已歸順，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遂降魏，死於虜中。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雍二州之間，率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寘，虬攻順陽，克之。畧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破禽之。安都之降，親族皆入北齊。太祖鎮淮陰，安都從子淵來降，太祖卽位爲冠軍將軍，虜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敕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來，可多方悞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

齊必不能
以懷德
是代之

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遣他將代之。齊世祖立，遷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改嫁長安楊氏。淵購贖不獲，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不許，可斷表還章服。後虜使至，世祖爲淵致與母書云：

沈文秀

沈文秀，慶之弟子也。景和元年，除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廢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吾一門受其寵任，天下皆謂與之同心，

易於反掌，機不可失也。慶之不從，文秀流涕固請，慶之終不
回。文秀既行，慶之爲帝所殺，帝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
方興未至，太宗定亂，馳驛駐之。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帝徵
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率軍赴朝廷。徐州刺史薛安都舉
兵從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令彌之
回應安都，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暲率軍伐之，輒爲文秀所
破。泰始二年，尋陽平定，上遣其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
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沈文秀，朕前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
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
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

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遣文炳具相宣
示。凡諸叛王，親爲戎首，一不加辜。文炳所具，便可速率部曲
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唯戮
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壠。旣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
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臯，卽安本任冀州刺史。崔
道固據歷城從逆，爲土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
遣將慕輿、白曜率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
掩擊，殺傷甚多。虜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
每與虜戰，輒摧破之。八月，虜蜀郡公拔式馬步數萬人，直至
城下。文秀邀擊之，斬獲數千。四年，進右將軍，封新城侯。虜圍

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文靜統高密、北海、平原、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靜至，不其城為虜所逼，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四年，不其為虜所陷，文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城陷，見執，道固於三年為虜所陷，執送桑乾，死於虜中。

文秀後事
見魏書

袁粲

袁粲，淑兄子也。父濯舉秀才，蚤卒。祖母名之曰愍孫。泰始元年，為司徒長史。愍孫清整有風操，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者。唯國君穿井而汲，故

得無恙。國人既狂，反謂其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曰：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慕荀奉倩之為人，乃改名粲，字景倩。二年，遷中書令，轉尚書僕射，領丹陽尹，遷尚書令。太宗臨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丁母憂，葬竟，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有詔斷客，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時兵難危急，賊至南掖門，諸將意沮。粲慷慨曰：寇賊已迫，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命。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平。授中書監，開府儀同三

司領司徒侍中進爵爲侯。粲與蕭道成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時道成居東府，使粲鎮石頭，有望氣者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道成功高位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仕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蒞、太后兄子慮，不見容於道成，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平元年，荊州

刺史沈攸之舉兵，道成詣粲，粲稱疾不見。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同，異粲不納。道成入屯朝堂，秉從弟領軍將軍韞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率軍出新亭。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晡後便束裝載婦女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道成遣將薛淵、蘇烈等領兵戍石頭，云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蒞聞秉已至，歎曰：事敗矣。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入，持已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蒞散走。道成遣敬則收韞伯興殺之，遣軍主戴僧靜助薛淵。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攻府，秉踰城出。

蒞若向東門便得入

方向南門
豈非天耶

怒孫自有
風致危亂
之時却用
不着

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暗往奮刀直前欲砍之子
最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
失孝子求筆作啓曰臣義奉大宋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
父子並爲僧靜所殺粲年五十八最年十七任侯伯等其夜
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並誅粲位任雖重無
經世之畧踈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問道遇一士人便呼
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
相要耳竟不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寄興乃滄洲蓋
其志也粲與蕭惠開周朗善惠開嘗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
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照曰當至三公而不終皆如其

言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
君者有重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尙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
號泣呼天曰公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
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也見死後靈慶見兒騎大
毘狗戲如平常年餘忽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
此狗卽袁郎所常馳也無何妻子皆亾道成詰粲省事莫嗣
祖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蒙袁公厚恩不忍
相負今日就死實所甘心僧靜請殺之道成曰彼各爲其主
遂赦之仍用爲省事

孝義

一作郭巨
埋兒之非
甚於割股

郭世道會稽人家貧無產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
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乃垂泣瘞之太祖蠲其稅調改
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顓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復稟
至行父亾慟絕數日方蘇墓前有田數十畝不屬原平每至
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褻其墳墓乃質家貲買此
田三農之月束帶垂泣躬自耕墾居宅有溝溝內種竹夜有
盜其筍者原平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溝上立小橋
令可通行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崩原平號慟五日或曰
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曰吾家蒙褒贊之德不能報恩
私心感慟耳以種瓜爲業歲旱不通舩縣令劉僧秀欽其行

下瀆水與之原平曰今歲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
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太守王僧朗察孝
廉不就原平與人交無忤辭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卒於家
賈恩諸暨人元嘉三年母亾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
號哭奔救俱燒死隣近赴助棺襯得免有司奏改其里爲孝
義里贈恩天水郡左尉
吳達烏程人歲荒疾疫父母兄弟死者十三人唯達夫妻獲
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無有懈倦
夜行遇虎虎輒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太守王韶之
擢補功曹史不就

史續 卷之一百一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父不忍去我老不惜死乞活此兒賊欲砍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悶絕有一賊曰吾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太守王韶之舉綜及吳達孝廉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寶唯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唐后明歟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仁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惟潘潘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飴淑問若蘭吳實履仁

心力借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顛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谷爾庶士無然怠荒江革奉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勗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此下國照耀京華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蠲和布二世又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隹以貽母聚得數升帶以歸遇孫恩亂百姓逃竄多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曰爲失明及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目明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

母喪、塋畢、不忍還家。鄉人爲作茅庵，止其中。遇疾，不療。卒，臨
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丘傑，烏程人，年十四，喪母。以孰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
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
靈牀前有「三九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
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焉。
王彭，盱眙人。家貧，喪親，兄弟二人，傭力營葬。造塋須水，時天
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彭號天自訴。一旦大霧，霧歇，塋竈前
忽生泉水。鄉邑莫不嘆其神異。塋竟，水便竭。太守劉伯龍表
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卜天與，餘杭人。元嘉末，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將
率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手
射劔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與隊將張泓之、朱道
欽、陳滿並見殺。世祖卽位，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
泓之等各贈郡守。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
一大阮，廣二丈餘，十人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阮。天生乃取實
中苦竹，剡其端，交插阮內，更乎等顛跳之。並謝不敢。天生曰：
「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阮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
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嘆服。爲弋陽太守。
余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齊民謂人曰：「此者

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會父病信至齊民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入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慟須臾絕於殯所有司奏改輿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軍法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曰狂愚犯坐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太守張岱表上世祖詔原罪各賜帛十疋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

厲行旣乏顯庸故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猷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馬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畧司究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繁息奉上供徃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蕃爲斷民有所係吏

三十年間
通武帝言
之元嘉二
十七年已

後不堪言

無苟得。家給人足。雖極單寒。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氏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埽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太祖因各合殿。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民命未快其

心。太宗繼阼。浮侈彌甚。恩不卹下。澤多橫流。涖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爲良吏篇云。

杜慧度。京兆人。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遣二子斷遏津要。瑗斬李遜。遷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盧循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卒贈右將軍。除慧度交州刺史。盧循向交州。慧度破之於石碕。禽其長史孫建之。循餘黨猶盛。李遜子奕。盤結俚獠。循遣使招奕。奕引諸俚應之。循晨造南津。命三軍

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循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傳首京師。封龍編縣侯。高祖踐阼，進輔國將軍，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儉約質素，禁斷淫祀，崇修學校，威惠沾洽，城門不閉，道不拾遺。高祖北征關洛，慧度遣子弘文率兵三千北赴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慧度卒，贈左將軍，以弘文為交州刺史。弘文寬和，得眾心。元嘉四年，徵赴京師，以王徽代之。弘文時得重疾，率以就路，親舊勸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况

宋拔劉楷
等雖不以
良吏稱俱
為交州事
後附傳未

親彼徵命，而可宴然乎？行到廣州，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甚哀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交州叛。數年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詔以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齊高祖建元元年，以叔獻為交州刺史。叔獻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遣使願更申數年貢獻。世祖不許。叔獻懼，間道還朝。六年，以房法乘代楷為刺史。法乘至鎮，稱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更易將吏，錄事

房季文白之。法乘繫登之於獄。登之厚貶。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疾動。豈可看書。不與。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徐豁字萬同。邈之子也。爲太學博士。桓玄爲中外都督。豁議致敬。惟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使郡縣各言損益。豁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十六。課

米六十斛。十五至十三。課米三十斛。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近接蠻俚。去就甚多。或乃斷絕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入坑採砂。過二三丈。功役旣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逼切。檢責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

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銀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賜絹二百疋，穀千斛。五年，除廣州刺史。未拜卒，又賜錢十萬，布百疋，以營塋事。

阮長之，陳留人，爲武昌太守。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各加緘錄，及歸，悉以還之。除臨海太守，母亡，不勝喪卒。

江秉，考城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獄殷積，階庭

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邑常無事。宋世唯秉與顧顛之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遷新安太守，以簡約見稱。妻子常饑寒，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元嘉十七年卒。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口殷盛，政務簡濶，勸賞刑威，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今世之民，則武城絃歌，時有未暇。淮陽臥治，事不可勉。未必才陋於古，蓋化有淳薄也。

隱逸

史紀 卷之一百一
戴顓字仲若譙郡人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遊吳下吳
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
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以
此多之高祖命爲太尉參軍不就元嘉二年徵爲國子博士
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
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至黃鵠山山有精
舍林澗甚美顓憇於此義季亟從之遊顓野服爲義季鼓琴
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
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給正聲伎一部自漢世始有儻
像形制未工顓父子特善其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

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
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卽除無不嘆服

宗炳字少文涅陽人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不就高祖
誅劉毅領荊州問咨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
其宿釁倍其恩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
因辟炳爲主簿不起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之妙解
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
之未嘗不彌日也復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
多家貧營稼穡以相贍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仕不復
受高祖開府與雁門周續之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爲

義季能從
戴顒宗炳
遊可謂妙
八不徒酒
快而已

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庶子並不
應妻羅氏亦有高致病沒炳哀之過甚既尋理自遣悲情頓
釋謂釋慧堅曰死生之分卒未易達三復至教方能自遣衡
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為參軍不起好山
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
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
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
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
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衡陽王義
季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始終

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從弟彧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
採風俗三詣彧之皆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何
宜枉軒冕之客子貞表徵之不就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
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徵為祭酒主簿並不就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徙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
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各冠同門號
曰顏子既長入廬山事釋惠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
淵明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為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
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徵太學博士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
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

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還山刺史劉柳薦之高祖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高祖踐阼復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人爲桓謙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善其言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高祖除員外散騎常侍復徵爲太子庶子並不就太祖

卽位從兄敬弘爲左僕射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內外晏然方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常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好釣常垂綸於三石頭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大川有佳山水弘之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日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靈辭事就閒纂成先業

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慕羲唐，亦激厲貪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曇生官吏部尚書，萬齡陳留人，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性好山水，每遊歷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法崇，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除著作佐郎，大

尉參軍，並不就。與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等爲人外之遊。敬弘女適淳之子尚，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問之，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床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逃去，莫知所之。

劉凝之，字志安，南郡人。州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故，今覓新者還君。元嘉初，徵爲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並遣使存問，凝之答

書稱僕或疑之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未聞巢許稱臣
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凝
之餓死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見有饑者分與之
俄頃立盡一旦携妻子泛江湖南入衡山登高嶺絕人迹爲
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翟法賜柴桑人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法賜立
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
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辟著作佐郎員外散騎常侍並不
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道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
子表曰法賜隱跡廬山於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逼

以王憲東以嚴科上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
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少入廬山事釋慧遠篤志好學不交
世務明三禮毛詩以員外散騎侍郎徵不就與子姪書曰夫
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
之中順而受之耳吾少嬰羸患耽閑養疾故雖童穉之年已
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事遠和尚于時師友淵
源務學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
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
輔性成夫壘壘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

風二十餘載。淵匹既傾。良朋凋索。續以爨逆。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懷尚平五岳之舉。謝居室瑣細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宴樂於餘齒。在心所期。已盡於此。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修惜衡泌。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時國學未立。開館於雞籠山。教授生徒百餘人。會稽朱

膺之。潁川庾蔚之。以儒學監總之。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並設祖道。二十五年。除散騎侍郎。不就。復徵詣京師。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名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卒於鍾山。

朱百年。山陰人。少有高致。親亾服闋。携妻孔氏入南山。樵採以爲業。以薪箬置道頭。輒爲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怪之。後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薪箬而去。或遇寒雪。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舩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嘗出山陰。爲妻買繒絲三五尺。遇醉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唯與同

不衣綿帛
為妻買繒
緣何也曰
三五尺耳

郡孔凱友善。凱亦嗜酒，每相對盡歡。百年家貧，母冬月亡，以單衣歛。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被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為東揚州，餉穀五百斛，不受。卒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問有魚賣乎？漁父笑曰：吾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因勸之仕。漁父曰：僕山海散人，不

達世務，不願仕也。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泔泔。相忘為樂，不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攸然鼓棹而去。緬，太康人。

恩倖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權不外假，而政刑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權勢不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權之任。勢傾天下，莫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鐵鉞創瘡，構於筵第之曲。

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甕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矣表。又有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戴法興。山陰人。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法典。好學。山陰陳載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爲尚書倉部令史。轉南中郎典籤。上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俱轉參軍督護。上卽

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專管內務。權重當時。以預密謀。封吳昌男。明寶。湘鄉男。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任遇隆密。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及通事舍人巢尚之參謀。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天下輻奏。家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官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係明寶上方。尋釋之。委任如初。前廢帝卽位。遷越騎校尉。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而法興執

與劉瑾立
二帝武宗
對呈帝可

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事無大小法興皆專斷之
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
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不能平所幸
闈人華願兒賜與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
出入市里察聽風謠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贗天
子願兒以告因曰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
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
武左右久在官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
帝遂發怒免法興官徙遠郡賜死復殺其二子破法興棺焚
之籍沒財物巢尚之太宗時爲新安太守明寶順帝時拜大

中大夫俱病死又有奚顯度者剡人也官至散騎侍郎世
常使主領人工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
不堪命或自經死人聞配役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
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
又相謂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廢帝嘗戲云顯度刻
虐爲百姓所疾當除之左右倡諾卽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
殺岑昏

徐爰開陽人爲散騎侍郎世祖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
在殿內誑劾追義恭因南走時世祖將卽大位軍府造次不
曉儀章爰素諳朝事旣至甚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遷尚

書左丞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爲之未就孝建六年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成一家之書請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立纂竊同於新莽宜詳之晉錄下內外博議江夏王義恭等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巴陵王休若謂宜以元興二年爲始太學士蘇穌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桓立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爰便僻能得人主微旨元嘉中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善附會飾以典文爲太祖所任遇大明時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可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

之者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乖謬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以爲黃門侍郎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爰及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太宗卽位除大中大夫爰秉權日久上在景和時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除南康郡丞遷中散大夫卒

阮佃夫諸暨人爲太宗主衣甚見信待太宗被拘於秘書省

佃夫與李道隆、李道兒及廢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廢帝左右繆方盛、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以告佃夫。廢帝立，皇后普召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在其中，事畢未遣，密使藍生候廢帝動止。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又約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幼明寶欲取其日向曉。佃夫勸取開鼓後，幼豫勒內外，使藍生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廢帝欲南巡，直閣將軍宋越等並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

防華林閣，是光世鄉人。光世要之，並集隊副聶慶所、佃夫、力少，更欲招合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與巫射之。建安王休仁、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抽刀前入，產之隨其後。文祖方盛等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卽位，論功寂之、佃夫各封縣侯。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與王道隆、楊暹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篋如也。嘗值正旦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趣

合朔耶，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宅舍園池，諸王莫及。妓女數千，藝貌冠絕，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師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便命施設珍羞，畢修日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秦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佃夫矜傲，無所降意。相厚者沈勃、張澹，數人而已。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衆多不同，佃夫稱勅施行，何恢有效。張耀華美而有寵，除廣州

既爾何苦
使人見

此事豈可
再耶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而求之。恢曰：「恢可殺，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彈恢。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時帝猖狂，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俄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憂懼。佃夫與直閣將軍中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於樂遊苑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已成謀，會帝中輟，故事不行。十天寶告之，帝收佃夫、幼伯宗賜死。

史緯卷一百十終

處之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立進盧爲代王增食常山郡
盧死子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鞬勇壯衆復附之號上洛
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
堅敗乃北歸鞬死子開字涉珪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
山垂死珪率十萬騎圍中山剋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
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珪頗
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
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淡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
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壠處所至塋送虛設棺柩立塚墓
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亾者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有

殺無
人何神
之者

神巫誠珪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
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乘小輦手自執劍擊輿輦人
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
知唯愛妾萬人知之萬人與珪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
珪令萬人爲內應夜俟珪獨處殺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乃
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也珪次子齊王嗣立執清河王
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謚珪爲道
武皇帝宋永初三年十一月克滑臺兗州刺史徐琰委軍走
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進攻虎牢司州刺史毛德祖且戰且
守少帝立虜分兵向洛河南太守王洸之棄金墉出奔嗣親

率大衆至鄴、進圍虎牢、德祖堅守、虜百計攻城不能剋、四月、虜作地道、洩城內井、井深四十丈、人馬渴乏、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亾而身在也、嗣重其節、令生致之、竟死虜中、虜旣剋虎牢、進逼許昌、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城、虜掘許昌城、又壞鍾離城、立疆界而還、嗣死、諡曰明元子、燾、字佛狸、立母杜氏、冀州人、因入宮、生燾、燾年十五、六、嗣遇如僕隸、嗣立慕容氏爲后、又娶姚興女、並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氣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赫連衛臣部落千餘戶、在朔方塞外、西至上郡、東西千

餘里、漢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護軍賈雍掠其生口馬牛羊、堅悉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衛臣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算、遠近雜種皆附之、高祖東還、入寇北地、義真之歸也、佛佛破之、青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佛佛死、子昌立、燾使將軍吐伐斤西伐長安、生擒赫連昌、封昌爲公、以妹妻之、昌弟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彈箏谷、破之、盡坑其衆、復剋長安、燾自攻不剋、乃戍大城而還、燾使昌侍左右、常共單馬逐鹿、浚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燾復攻長安、剋之、定西走、爲吐谷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一
渾慕瓚所擒燾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並朝貢太祖元嘉七年三月北伐詔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等甲卒五萬乘舟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相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遣殿中將軍田奇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得若必進軍當權相避須河冰合自更取之彥之進軍虜悉歛河南戍歸河北太祖以尹冲爲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並沒尹冲及司馬

崔模抗節死冲天水人其後燾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違之二十年燾真君四年也以國授其太子諸舊臣皆令致仕燾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二十三年瀘水人蓋吳於杏城舉兵戎夷響應有衆十餘萬燾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大小數十戰不能剋太祖遣使以吳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送印一百二十一紐使隨宜假授會屠各叛吳攻之爲流矢所中死餘衆破散二十五年虜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僕以不德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

情上達也。比者邊民擾動，互有反逆，不足爲害，自取誅夷，死
亾之餘，雉菟逃竄，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虜畧，大爲民患。
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僞繁
興，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奸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
重法，不可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
禁御，遂至滋蔓，寇擾疆場，譬猶蚤虱疥癬，雖爲小疴，令人終
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
古列國封疆，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可保長久，垂之永世。
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
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雞狗之聲相

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亾，彼歸，彼亾，此致，則
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豫州刺史南平王鑠荅移曰：知
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奸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
亾，禁其往來，申告嘉貶，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
侵軼任情，專肆暴畧，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輒便苞納，待
之若舊，資其糧仗，縱爲盜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
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並行之，雖豐辭盈觀，
卽事違實，興嫌長亂，實彼之由。若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
謹封守，斥遣叛亾，驚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
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自荷，闔外思闡，皇猷每申，敕守宰務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敦義讓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燾欲邊寇，聲云獵於梁州。太祖慮其侵犯淮泗，敕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寇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偵候不明，虜奄來入境，陳郡太守鄭緄、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內戰士不滿千人。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叅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燾盡銳攻之，憲登城督戰，虜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內立柵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過半，燾惟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遣永昌王庫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

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馬千五百匹，分爲五軍，以劉泰之爲元帥，與桓謙之、臧肇之、尹定、杜幼文各領其一。程天祚督戰，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氈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內諸大帥皆殺之。諸虜掠生口，悉得東走。虜衆奔散，泰之追之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共擊泰之。桓謙之先退，因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澗水。水溪岸高人馬爭渡，泰之獨不去，日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一 六
為虜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為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號鎮軍將軍，謙之伏誅。熹初聞汝陽敗，大懼，謂其眾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將墮人計中。」燒攻具欲走，會秦之死，問至乃止。南平王鑠遣劉康祖救懸瓠，熹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斬之。熹攻城四十餘日不拔，死者甚多，乃退走。熹雖不剋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無功，為熹所輕侮。與太祖書曰：「聞朱修之、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耳，何所損益？厚加奉養，擒我卑將，衛拔便鑠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相校，以來非

一朝一夕也。頃蓋吳反逆，扇動氐羗，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詭誑取賂，豈能遠相順從？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賂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耶？如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取揚州。頃者往索真珠璫，畧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為塹城以自守，築垣

以自鄣也。彼來偵諜已爲我擒，委曲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耶？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耶？彼謂我攻城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紀，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後復來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復之七年。」

必是詭譎
道濟

好笑

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開闢以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州，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如我。鮮卑常馬背中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其年大舉北討，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戈船一萬，前驅入河。輔國將軍蕭斌推三齊之鋒，爲之統帥。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並驅。太子右衛率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王方回等步

信人謂換
易爲博

趣

宋必

騎十萬、逕造許洛、豫州刺史南平王鑠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徐方、爲衆軍節度、綏遠將軍劉秀之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軍將軍蕭思話籍荆雍之勁、由武關入、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財貨、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獻私財、又以兵力不足、左僕射何尚之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克、揚南徐兗江四州家貲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事、息卽還、建武司馬申元吉率馬步

萬餘人向碣磔、取泗濱口虜戍、主王買德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立謨攻滑臺不剋、燾自率大衆渡河、立謨敗走、燾永昌王庫仁真發關西兵趨汝穎、高梁王阿斗泥自青州道、燾自碣磔並南出、諸鎮悉歛保城、十一月至鄒山、戍主崔耶利敗沒、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真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叅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立敬至留城、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趣南山、虜圍之、文恭戰敗、立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有後軍、引去趨苞橋、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

謂官軍至、爭渡苞水、溺死殆半。南平王鑠以三百人配王羅漢、戍尉武壘、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大帥三郎連鎖鎖頸、羅漢夜斷三郎頭、抱鎖亾走。入盱眙城。十二月、燾自彭城南出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率大眾南向。魯秀出廣陵、阿斗、渥出山陽、庫仁真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燾至瓜步、壞民屋宇、伐葭葦於滁口、造箄筏、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領軍將軍劉遵考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蕭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叅軍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叅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守西津、徐州從

事史蕭向之守練壁、征北叅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亾江畔、自採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蔽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倉城、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戶。開國公布絹各萬疋、金銀各百斤、又募人賫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莫能傷。燾鑿瓜步山爲盤道、於其頂設壇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耳卽噉之、并大進鄴酒、左右耳語、疑食

中有毒，燾不答，以手指天，謂奇曰：「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燾於瓜步大會，會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虜緣江舉烽火，尹弘曰：「虜必走。」次日果退。虜自廣陵還，盡銳攻盱眙，三十日不能剋，乃燒攻具退走。燾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畧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尤之。是歲燾死，謚爲太武。燾有六子，長子晃爲太子。次日，晉王燾所住屠蘇爲疾雷擊倒，見厭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燾怒，賜死。次日，秦王烏奕肝。次日，燕王。次日，吳王。可博真。次日，楚王。樹洛真。燾至瓜步，晃私取諸營鹵，獲甚衆。燾聞知，大加搜檢。

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以烏奕肝有武用，以爲太子。會燾死，嬖人宗愛矯殺之，而立博真。博真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靄，直勤，素爲燾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虜若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代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中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宜直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

數千人何足濟事

天旱計

此計應從
但意外之

因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二千兵遣別駕崔勲之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葢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眾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畧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太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勲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碭碓

文帝
所能行

不克退還世祖即位虜求互市許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為刺史顏師伯所破前廢帝永光元年濬死諡曰文成子弘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等各舉兵虜謀欲納昶既而子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發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剋青冀二州執沈文秀崔道固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朝廷厚相報答泰豫元年虜俠石鎮主白虎公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圍義陽縣司州刺史王瞻大破之虜退走泰始五年弘禪位其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

號年延興六年弘死諡曰獻文改號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自索虜破慕容氏剋義陽據有中國而苻苒虜有其故地蓋漢氏匈奴之北庭也苻苒一號大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至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部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焉耆鄯善諸國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擅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斃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漸知書契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讐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繫繫國趙昌

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並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史臣曰高祖宏圖盛畧以苞括宇宙爲心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岌銳挫鋒閉重險而自固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剪我伊瀝是以太祖忿之而兵無勝畧棄師殞衆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魏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至於狽伐英圖武畧雖冒頓之驚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衆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旣而虜縱歸師剪我淮州俘我

江縣強者為轉屍弱者為繫虜自二淮至於清濟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為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六州蕩然無復殘構至於乳鷄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檜巢已傾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淡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亾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旌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為茂草豈直天時亦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川兵有短長胡負駿足平原悉車騎之地

南習水鬪江湖固舟楫之鄉蓋天地所分區域也若謂瓊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其然乎虞詡所謂走不逐水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始可以一言蔽之

魏既有書則此似可刪然傳所詳者又戰往來事又彼國所諱者此直書之可以參觀故並錄之

音書樹洛于死子拾與此不同

吐谷渾樹洛于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亂蜀阿豺遣其從子救來浞拓土至龍涸平康遣使上表獻方物太祖元嘉三年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瓚立奉表請命詔以慕瓚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乞伏熾磐死子茂蔓立慕瓚遣軍擊茂蔓茂蔓奔隴右慕瓚據有洮河

罕开之地赫連定於長安爲拓拔燾所攻擁戶口十餘萬西
次罕开欲向凉州慕瓚大破之生擒定燾遣使求定慕瓚與
之遣司馬趙叙奉貢并獻捷太祖進慕瓚征西大將軍隴西
王詔南國將士昔沒在佛佛者悉送還慕瓚送朱昕之等五
十五戶一百五十四人慕瓚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改封河
南王以拾寅爲平西將軍拓拔燾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
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慮虜復至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
欲率部曲入龍涸越嶲門并求牽車獻金酒器金釧等物太
祖賜以牽車若不自立聽入越嶲虜竟不至慕延死兄子拾
寅立封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世祖大明五年遣使獻善舞

茂梁書作
代

馬四角羊進車騎大將軍齊太祖建元初進驃騎大將軍拾
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拾寅卒以易度侯
爲河南王易度侯卒立其子休留茂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
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拜
冠先不肯休留茂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溪谷而死冠先吳
興人上初遣冠先問尚書令王儉儉曰此人不堪行及死上
賜錢十萬布三十疋梁進茂爲征西將軍茂死子休運籌襲
遣使獻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
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稍桀黠
矣籌死子呵羅真立真死子佛輔襲其國西有黃沙南北一

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古之流沙也沙州因此爲號屈真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蘭出黃金銅鐵其國雖臨水草大抵治慕賀州史臣曰吐谷渾逐草依泉毛衣肉食而錦組繒紈見珍殊俗徒以商譯來往故禮同北面自昔哲王雖存柔遠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過子義著春秋晉宋不修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辮髮稱賀非尚簪冕言語不通寧敷袞職雖復苞篚歲臻事惟賈道金罽氈毼非用斯急送迓煩擾獲不如亾若令肅慎年朝越裳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前策聖人謂之荒服蓋有以

也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
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
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
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
其所經過及傳聞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
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
矣今采其風俗麓著者列爲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置
此縣其地從廣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

里北接九德郡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漢末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鯉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橐文心異之范幼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乃讒言諸子各奔他國及王死遂脅國人自立時日南太守夏侯覽貪殘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畧有之因人之怨襲殺覽進寇九德郡害吏民遣使告刺史朱藩願以

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數傳至敵真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亂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子陽邁生時其母夢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因以爲名諸農死陽邁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封林邑王陽邁死子復曰陽邁其俗嫁娶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元嘉初陽邁侵日南九德諸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相道生攻區栗城不剋引還十年遣使貢獻貢甚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陽邁遣使上表求還所畧日南民戶

奉獻國珍太祖許之軍至朱梧戍遣日南太守姜仲基叅軍
嶠弘民等宣揚恩旨陽邁執冲基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
詐言歸款乃進軍陽邁遣大帥范扶龍戍區栗城和之攻剋
之乘勝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未名之寶
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金鄉人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
獵猛虎伏不敢起後病見胡神爲祟死贈左將軍諡曰襄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遣使貢獻天竺事佛道佛道自後
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十二年丹陽尹蕭摹
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
以來更以奢競爲重各務興作以相媵尚無關神祇有累人

事不爲之防流漸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
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
寺舍者依不承用詔書律悉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數百
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羗人高閻謀反上因下詔
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
制竟不能行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
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殺子鸞廢新安寺驅斥僧
徒尋毀中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詔修復宋世名僧有道
生彭城人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
服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秦郡人

姓劉氏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曰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智周萬變經綸百世天人
之理盡矣有黑學道士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不
逮西域之淡也於是白叩之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
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卽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
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耶黑曰然
空之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
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
羣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
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士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

空在於性理所言據於事用吾以爲悞矣白曰舟壑火傳之
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中國矣非理之正故不舉以爲教耳
黑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
孫之慶累惡不過禍殃之罰報效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
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闡無窮之業拔重關之
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
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
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
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要
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端心以

從理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
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
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已有欲矣甫救
交敝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物情不
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
之滯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
不知長淪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
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
於昧谷遠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
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白生耳豈得以

少要多以麤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
乃丹青眩尚侈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樹無用之事割羣生
之急致營造之計成封樹之私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
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
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
曰仁義分爲三遊盜賊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
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
於濁水違於清淵乎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此
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
敝反以爲高耳至若詐妄凡鄙之徒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

教便無取於諸華耶。白曰：曷爲其然？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想，弘願布兼濟之念，仁義立一，何以尚之？惜乎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知而不辨，釋迦辨而不鑿，宜去其形迹之見，存其要妙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于有欲，而止於明悟，淡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不言者未必近，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使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必守發輪。

是空是有

之轍也。論行於世，宿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而賞之。元嘉中，遂叅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謀議，贈賂相繼，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相，孔顛常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在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鬪場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鬪場禪士窟。東安談義林。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言，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師多出新經，其勝鬘經尤見重內學。

高句驪國王曰高璉高祖踐位授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璉遣長史馬婁詣闕獻方物馮跋殺慕容熙自立爲燕王治黃龍城跋死子弘立元嘉十五年爲索虜所攻敗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驪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璉以白駒等專殺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八百匹加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荆雍州蠻繫瓠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荆州置南蠻

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斗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堪命多逃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羣動有數千百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溪險居武陵者有雄谿滿谿辰谿西谿舞谿謂之五谿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溪山重阻人跡罕至前世以來屢爲民患元嘉十八年天門淩中令宗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田向求等破淩中虜畧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叅軍曹孫念討破之二十四年南郡臨沮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叅軍王湛討破之雍州刺

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復反叛世祖爲雍州羣蠻斷道遣軍主沈慶之攻討連年然後平殄世祖大明中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民戶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荊州爲之虛敞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荔令晏珍之臨賀蠻反殺關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冲之討之無功抵罪

豫州蠻廩君後也西陽有巴水斬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溪岨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

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舩舫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爲寇盜太祖遣步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荆雍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黑石徒黨四人其一人名智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小羅等討擒續之豫州刺史王玄謨遣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蠻乃執智黑石安陽送玄謨斬之太宗卽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封益之爲邊城縣主都統四山軍人邪財陽城縣主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守

晉熙蠻梅式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封高山侯氏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自有君長世一朝見詩稱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是也秦漢以來居于畧陽在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氏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畧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因以爲號四面斗絕高七里許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其中坦平豐水泉煮土成鹽自然有樓櫓地方二千餘里後有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氏王至孫飛龍漸強盛晉武帝假平西將軍

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惠帝時茂搜自稱右賢王關中流人多依之茂搜延納撫接欲去者衛護資遣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茂搜死子難敵襲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之難敵與堅頭奔晉壽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左賢王以堅頭子槃爲右賢王遣使稱藩於晉以毅爲征南槃爲征東將軍毅族兄初襲殺毅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虎後遣使稱藩於穆帝以初爲仇池公毅小弟宋奴殺初初子國誅宋奴桓温表國爲秦州刺史國從父俊殺國自立國子安奔苻生俊遣使歸順以俊爲仇池公俊死子世立五

魏書國子
安殺俊安

年世死弟統廢世子纂自立纂襲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陳以纂為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堅討纂殺之徙其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奔苻堅堅以佛奴為右將軍佛狗為撫夷護軍佛奴子定為尚書以女妻之苻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將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晉得千餘家自號仇池公稱藩於晉孝武帝即以其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為仇池郡許之十五年進平天水畧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號隴西王十九年攻乞佛乾歸軍敗見殺佛狗子盛襲位分諸山氏羗為二十部護軍各有鎮

戎不置郡縣遣使稱藩奉獻方物安帝以盛為仇池公姚

遣將王敏攻城固梁州別駕呂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瀘口

敏退加盛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毛璩討桓玄所置梁州刺

史桓希希敗走漢中空虛盛遣苻宣行梁州刺史守漢中九

年梁州刺史索邈至宣乃還高祖踐阼進封武都王子玄嗣

立雖為藩臣猶奉義熙之號善待士為留舊所懷文帝以玄

為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

朔初盛謂玄曰吾嘗為晉臣今年已老汝善事宋帝故玄奉

焉玄卒弟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太祖以為冠軍將軍秦

州刺史武都王難當以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

宋齊晉讐
晉臣而善
事宋意以
解代故耶

保宗後事
見魏書

為鎮東將軍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收繫之流民許穆之改姓名司馬飛龍云是晉室近戚投難當益州刺史劉道濟失蜀土人情難當使飛龍入寇道濟擊斬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法不理太祖遣蕭思話代之未至難當襲梁州獲晉昌太守張範法護遣叅軍魯安期拒之敗退復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法護犇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趙溫為梁州刺史思話使司馬蕭道成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太祖以其邊裔下詔恕宥十二年難當釋保宗遣鎮童亭保宗奔魏魏主以為征西大將軍南秦王遣襲上邽難當子順退守下辯難當欲合於魏乃自立為大秦

王年曰建義妻為王后子為太子署置百官傾國南寇剋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銀拒守難當攻之不剋乃還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發荆雍二州兵討難當方明至漢中長驅而進梁州刺史劉道真攻偽將軍苻隆於武興剋之安西叅軍韋俊向下辯梁州司馬夏侯穆季取白水難當雍州刺史順建忠將軍亮並望風奔走方明至蘭臯難當將軍苻義德苻弘祖拒戰方明擊破之斬弘祖殺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部曲歸順方明遣愈之攻難當世子和於修城大破之難當將妻子奔魏死於虜中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至下辯

方明遣將要之，生擒虎，送斬建康市。仇池平，以胡崇之爲秦州刺史，平羗校尉守仇池。魏遣將軍拓跋齊邀崇之，崇之至濁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戰，沒餘衆，奔還漢中。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中郎任肅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爲主，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露板馳告朝廷。太祖以文德爲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進戍茄蘆城，爲魏所攻，奔於漢中。世祖鎮襄陽，以文德失守，執之歸於京師。王師北討，起文德爲輔國將軍，率軍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武氏，據唐魯橋，以距文德。文德破斬之，又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剋。梁州刺史劉秀之執送荆州，使文德從。

兄頭戍茄蘆，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贈征虜將軍。孝建二年，以頭爲輔國將軍，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元和楊氏，正統年少才弱，不能緩御所部。頭至誠奉國，母妻子弟爲魏所執，朝廷旣不正元和位號，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表曰：楊頭語臣，頃破家爲國，母妻子弟墜沒虜中，頭皆不顧，陳力捍邊，竭忠盡誠，未爲朝廷所識。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實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氏羗負遠，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慢。觀頭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在西秦州假節而已。

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荒遠小州殆不足
吝元和小弱未可專委數年之後果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
用不稱則應歸頭使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竟立元和
爲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遂奔索虜元和從弟僧嗣立還
戍茄蘆以爲武都王僧嗣卒從弟文度立封武都王文度遣
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魏兵於蘭臯難當弟廣香在魏
魏使將兵攻茄蘆破之文度見殺以文弘襲封武都王退治
武興因名武興國齊太祖卽位廣香內附以爲沙州刺史梁
州刺史范栢年被誅其將李烏奴奔文弘文弘納之烏奴率
亾命攻梁州爲刺史王玄邈所破走還氏中太祖以文弘背

叛進廣香爲西秦州刺史廣香子炅爲武都太守三年文弘
降以爲北秦州刺史廣香病死氏衆半詣梁州刺史崔慧景
半奔文弘文弘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
接涪界東帶益路北連茄蘆爲形勝之地晉壽太守楊公則
啓經畧之宜上曰文弘罪不可恕爲今之宜應且加恩卿若
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永明二年入座奏後起忠勤彰著進
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以楊集始爲武都王十年集始反
率氏蜀雜衆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將軍桓盧奴拒之
不利退保白馬賊縱兵攻城盧奴死戰智伯遣軍主楊仲昌
馬步數千人救援至東干橋集始悉力攻戰官軍內外奮擊

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界降
 昌元年楊昺為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氏楊馥之
 聚義眾屯沮水關集始遣弟集朗率兵拒於黃亘戰敗集始
 走下辯馥之據武興虜軍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興自引兵
 據仇池詔以馥之為秦州刺史仇池公楊昺死以子崇祖為
 沙州刺史陰平王崇祖死子孟孫立偽南梁州刺史楊靈珍
 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
 為質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王思考率眾救援為虜所得
 婆羅阿卜珍戰死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集始請降
 詔復爵位梁天監初以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以孟孫

集始
 復爵
 總之
 北又
 梁自
 不能無異
 同

為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亮立二年以靈珍為左將
 軍仇池王後為魏所殺十年孟孫死子定立紹先死子智慧
 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國詔
 以為東益州其國西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
 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

二凶

元凶劭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猶在諒闇秘之二年
 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
 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體元居正上
 甚喜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無風墜於劭側上不悅初命

生有早暮
 紂劭不善
 豈在此乎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刀爲力年六歲拜爲皇太子
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
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愛弓馬
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
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大將軍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
固諫不從索虜至瓜步京邑震動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上
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
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事由是與二人不平上務本業勸課
農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
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

異術主白上託善蠶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嘗賜符應主夕
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主
及劭並信惑之始與王濬與劭並多過失使道育祈請欲令
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舍晝夜劭濬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爲
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
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鸚鵡天興及黃門慶國並預巫蠱事
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與濬謀之嫁與
濬府佐沈懷遠爲妾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天興旣領
隊上遣左右讓劭曰東陽公主有一婢欲嫁聞此人養奴陳
天興爲兒而汝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汝間用主副並是奴

劭之逆由
嚴啓之
其取人
其可歎

耶欲嫁置何處劭答曰東陽主昔屬天興求驅使臣曰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興通辭追念往者不忍食言見其形貌龐健堪充驅使使領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劭以告濬并臨賀主濬曰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爾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獨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若見問當依違荅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不審監上有無此簿領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具令嚴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疏類如此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人以江夏王

此事正在
變人身
如何云非
我事

義恭為佞人王鸚鵡之姓嚴啓聞者令道育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相通事泄請劭殺天興劭使人殺之而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慮將見及乃以白上驚惋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逃亾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入東宮濬往京口載以自隨出止民張旻家江夏王義恭自旻貽還朝上告之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覩劭所行失道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自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

行守氏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
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
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載道育還東宮有告上云京口民張
盱家有一尼出入府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
其二婢云道育隨王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
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京口送二婢須親檢覈將廢劭而賜濬
死以語濬母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有異謀每
夜饗將士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
謀之二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曰魯秀謀反汝
可平明率衆入守闕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

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召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
素積弩將軍王正見入宮告以大事泣拜斌等衆皆驚愕將
旦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朝
之儀萬春門開遂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謂門衛云授
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數十人馳入中華門等及
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其夜上與僕射徐湛之語至旦燭猶未
滅直衛尚寢左右無人上以几自障超之手行弑逆上五指
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問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
執刀侍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及至問曰知欲見
廢何不蚤啓未及荅斬之遣人殺吏部尚書江湛左細杖主

十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使人殺潘淑妃又殺太祖左右數十人率衆屯中堂召始興王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卽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令曰徐湛之江湛弒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太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卽位便改元劭喜卽位畢稱疾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兵於太極殿前可以消災上不從劭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怒

殺之以蕭斌爲尚書僕射何尚之爲司空檀和之爲右衛率戍石頭營道侯義恭爲征虜將軍鎮京城大行皇帝大歛劭辭疾不敢出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成服日劭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遣大使分行四方以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王僧綽爲吏部尚書旋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楷臨川王暉桂陽侯覬新諭侯球並以宿恨下獄死謚太祖曰中宗景皇帝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舉義兵劭聞義師起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舍義恭諸子住侍中省世祖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

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蕭斌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省義宣諸子於太倉劭使濟與世祖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秉鉞臨統吾與烏牟相尋卽道主上聖恩寬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牟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也劭欲殺三鎮將士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濟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小不宜水戰乃進說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出據梁山則京都空

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坐而觀釁劭善之蕭斌厲色曰南中卽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練達軍事柳元景宗慤屢立戰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宜及兵力尚可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天亾也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爲之用厚撫南平叅軍王羅漢掌軍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相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岸驅百姓悉渡水北掌軍龐秀之自石頭南奔人情大震義

軍至新亭，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攻新亭壘。劭登朱雀門，躬自督率，將士懷劭重賞，為之力戰。將剋而秀打退軍鼓，遂為柳元景等所乘，大敗。劭走還朱雀門，蕭斌為流矢所中，褚湛之與檀和之同歸順。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南奔。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於宮內，啓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中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為祝文，罪狀世祖，遣參軍庾道東拒隨王誕。誕前軍至曲阿，與道相遇，大破之。劭遣人破栢岡方山埭，以絕東軍。又使治中辛希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

得一船。王羅漢昏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濬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中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為，令所統皆解甲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趨宣陽門。劭軍主徐興祖等率眾降。劭腹心白直屯閭闔門外，並走還臺殿。天祚乘之得入，安都等相繼進。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號哭而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

樂南奔遇江夏王義恭濟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
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
當不死耶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得一職自効
不義恭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濟將產之夕有鵬
鳥鳴於屋上年八歲封始興王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
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淑妃專總內政濟人才既美母又寵
愛太祖甚留心袁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淡
疾潘氏及濟濟慮將來受禍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濟多過
失屢爲上所詰讓乃與劭爲巫蠱濟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
二千人自隨優游外藩甚爲得意及解南兗因散騎侍郎徐

爰求鎮江陵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遂以授濟遣還京口
爲行留處分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
富貴或是一端虎頭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
無我耶使左右朱法輪責讓濟辭甚切并賜書曰鸚鵡事想
汝已聞汝亦何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能爲汝隱此耶
投筆惋慨濟慚懼不知所荅濟在京口每夕開便門爲微行
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光明年正月方命往荊州二月濟還朝
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濟入謝上容色
非常加詰問濟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濟泣曰汝始呪詛事發
猶冀刻已思愆何意仍藏嚴道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

自盡勝見殺

恩意猶不釋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我當先自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而去曰天下事等自當變必不上累劭入弒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人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未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法瑜勸入據石頭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往見法瑜固止之濬不從王慶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今豈宜去但堅閉城門不過三日凶黨自離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勸劭殺荀赤松等劭謂

濬即凶黨

萬死 禽獸應

無父無母之人乃倦倦於一道育癡愚至此

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逆如此及劭將敗勸劭入海濬先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固未至今晚期當下物令畢尼已入臺願與之一决臣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時人情離散行計不果尼即道育也高禽已執劭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辨其逆狀荅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謂質曰可得為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江夏王義恭與諸王臨視之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

有何大罪，頓殺我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劭曰：此何有哉？乃斬劭，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濬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宋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同逆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走至合殿，止於絨上之所爲亂兵所殺，割腸剝心，鬱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於都街鞭殺，焚其尸，揚灰於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汗濬其處焉。

